

## 原创小说



我和关晓晓离婚了。

离婚了，为什么？

因为一枚卡针。

卡针？

卡针。

初夏的阳光透过落地窗，洒在褐色桌面的那盆嫩黄绿萝上。钟格坐在我对面。这个下午，两个近五年没见面的朋友偶遇，坐在了一起。

刚见面，钟格就把他离婚的事告诉了我。当年我们俩在县纱厂时，也是这般无话不谈。那时我们一起去钓鱼，一起去打桌球，一起去工厂北边的小饭店吃炒面条喝啤酒，一起去工厂南边的涡河脱得赤条条地洗澡，一起躺在铁道上畅谈人生，等火车轮震动铁轨时才嬉笑着一起跳起来跑开……后来关晓晓出现了。

关晓晓是那种猛一看一般越看越好看的女孩，可以说我和钟格同时爱上了她。这似乎是一种必然，我们的知心朋友多是脾性相投者，自然会对某些事物抱以同样的态度。这是一种幸运，又是一种悲哀。接下来的事情，我不说大家也猜到了，关晓晓选择了钟格。这故事不细说了，太老套，老套到如同二十年的夫妻当面换衣服般波澜不惊。幸好，我与钟格的友谊还能苟延残喘这么多年，交往当然极少了，这当然是互相理解与故意的结果。

现在我们听钟格说说他离婚的事情吧。

我和关晓晓离婚的罪魁祸首是卡针。前几天，关晓晓的手机坏了，摔坏的。当时我们在动物园看猴子。她想站在镶嵌玻璃的台阶上，那样能贴着玻璃，离猴子更近些，可是爬上台阶是需要勇气的。很多人都在台阶下看，你要越过不高的铁栏杆，再爬上台阶，这样是硬生生地闯进了看猴子的人们的视野。我不愿帮她。她独自爬上台阶很困难，台阶半人高，没有方便攀爬的东西。因为这本来就是严禁攀爬的，虽然刚刚有几个十六七岁的男孩女孩爬上去拍了几张照片。关晓晓毕竟四十岁的人

了，也许我在县纱厂那个年龄也会主动去爬台阶的，不是爬，是跳上去，记得咱俩当年在县纱厂时曾跳上过推土机的大轮胎——

我觉得他好像有点跑题，就打断他，问，卡针怎么回事？

钟格说，关晓晓自己终于爬上了台阶，她掏出手机拍照片，猴子是那种长尾巴猴子，机灵活泼。它猛地蹿过来，扑到了关晓晓的脸上，当然是隔着一层厚玻璃。这也吓了她一大跳，她晃了几下，在人群的惊呼声里掉下来，幸好没有摔伤，只是手机摔坏了。我们很不痛快，一直到家都没有说话。其实去动物园是因为前几日吵了一架，好几天互相不搭话，想着周末去动物园，结果还是……

我只好再次打断他，问，卡针怎么回事？

钟格说，关晓晓手机摔坏了，要买手机啊。我同事的姐姐正好卖手机，可以走个优惠价。我告诉关晓晓，我买个手机送她。这也是为了修补感情，一家人冷言冷脸的，那家就不像个家了，再说，我俩又没什么婚外恋这类原则性问题，就是认识问题分歧太大。我认为人活一世，百年而已，生死面前都是小事，很多事情不用太较真。关晓晓正好与我相反，她觉得人活

一世，百年而已，小事最应该较真。

我给他续了杯茶，问，卡针怎么回事？

我在同事的姐姐那里买了个手机。早上，我从沙发上起来，洗漱后，敲敲卧室的门，说，晓晓，我给你新买了一部手机，放卧室门口了。

我在公交车上，接到关晓晓用家里座机打来的电话。她很生气，说，找不到手机卡针，没有办法装手机卡，因为找卡针，推广会要迟到了。没等我说什么，她就啪地挂了电话。我忙打电话问同事的姐姐，她说卡针在手机包装盒里，耐心找找，卡针很小，说不定落在盒的夹缝里了。我忙打家里座机，幸好关晓晓还没走。我把同事姐姐的话告诉她。她冷冷地“嗯”了一声，挂了电话。我去公司上班要坐一个多小时公交，快到公司时，关晓晓打来电话，还是用座机打的。她说，根本没有找到卡针，我们离婚吧。

我听完，觉得钟格离婚的的确是因为卡针，可是又觉得卡针作为罪魁祸首有点委屈……

钟格忽然问，赵粼，你为什么离婚？

我不知道钟格是怎么知道我离婚的，我想了一下，说，我离婚其实也可以说是卡针……

## 一位老人

社会玲

得知老家亲戚里一位老人病重，我急忙赶回去探望。

我进去的时候，老人正闭着眼盖着被子侧躺在炕上，模样比我想象中的还要苍老。光溜溜的脑袋，布满大大小小褐色老年斑的脸上沟壑丛生，两撮长长的灰白的寿星眉，一把胡子全白了，随着老人的呻吟一颤一颤。

我爬上炕，把脸凑到老人的眼前，轻轻叫了声，刘姑父！他慢慢睁开混浊的眼睛看了我一眼，泛白的嘴唇翕动着，有气无力地问了一句：谁呀？一旁的玉芳妹妹大声对他说：我姑舅爸爸的惠玲！老人飘忽不定的目光久久看着我，嘴里发出含糊的一声：哦！红中弯的啊！

我轻轻地握住老人粗短弯曲的手。手很烫，手背上、手腕上那些大大小小的褐色老年斑像馒头上长出的霉点。弄清楚我是谁后，老人没牙的嘴蠕动着，

断断续续地问我，在哪里上班，娃娃多大了……

九十岁高龄的老人了，整整七天，仅靠一点奶粉维持着生命。他已经行走在人生的最边沿上了，或许一个趔趄，他就越过了这个边沿而永远不再走回来。

老人闭着眼呻吟着说，头痛！

曾经，他是个多么能干刚强矍铄的老人啊！

贫穷年代里，他是第一个将自己老家中宁的枸杞引进本村的人。他也是附近十里八村第一个因为枸杞而成为那个时代万元户的致富能手。那些红艳艳的枸杞子，不仅为他带来了财富和荣誉，也使得几乎一村人都脱了贫。

老人没有上过一天学。但从我能记事起，他就是亲戚里很受尊重和爱戴的老人。谁家婆媳不和了、夫妻打架了、

娶媳妇遇到麻烦了、嫁女儿拿不定主意了、老人去世了等等，家里掌柜的就会来请刘姑父过去调解、主持、商议拿主意。那时的刘姑父还不算太老，他个子不高，背着手走起路来麻利有劲，说话嗓门洪亮，每一句话都像村长在对着村里的小广播布置任务一样，铿锵有力，不容置疑。

我的到来，掀开了老人身后长长光阴里久未翻动过的一些生活碎片。大概是又想起了十几年前我家的那场变故，老人一边呻吟着一边问我，老家的院子现在谁在住？家里的土地怎么办了？你妈现在怎么生活呢？身体好不好？当听到我说，我妈在红寺堡我小弟弟家生活，身体很好时，老人长长地“哦~”了一声。

就在我探望完老人后不到一周，玉芳妹妹告知我，刘姑父走了。

## 在水濂洞(外一首)

刘志杰

远处山脉连绵  
两壁岩石高耸  
草木葱茏，野花迷乱  
果实在枝头秘密生长  
鸟儿在虚无处放纵着翅膀  
流水自巨大的岩石飞奔而下  
每一朵溅起的浪花都发出抒情的咏调

这是午后的水濂洞  
如果我愿意等候片刻  
将会看见落日与群星  
但现在，我想趁着黑暗来临之前  
以树木一样的沉默  
流水的姿态  
在人群中与你相认

## 夏日里的牛峰

一湖碧水，像一面镜子嵌在山脊  
深蓝色的天空被收藏其中  
薄雾升腾  
漫山遍野的植物绿得毫无顾忌  
三三两两的小花饱蘸深情，点缀其中  
这些安静的火焰点亮整个山谷  
有风经过，湖面上远远近近的波纹  
泛着光芒，一次次向我靠近  
这些，恰到好处  
都是夏天该有的样子

有小孩打闹着跑过  
惊起几只鸟扑棱棱腾飞而去  
一对恋人，从湖畔经过  
他们步履轻盈  
谈笑声青春洋溢，在闪烁的  
波光中渐行渐远  
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挽扶着向我走来  
他们步态缓慢，像一幅老旧  
黑白照片

这些，都是我喜欢的样子  
人间万物的爱  
正在同时发生

## 将军箭

法卡山

小孩子生下来爱哭闹，怎么办？杀雄鸡，供三牲，烧纸钱，敬老爷。然后请人在三拱桥上的石板路上刻一把弓箭，箭在弦上，飞奔栗江的下游，旁边再刻上“平安富贵”。这种奇异的民俗风情，至今仍是谜一样镌刻在茅洞桥乡野。从这里出发的段氏、全氏铁血男儿，是不是有谁洞悉了命运中的密码？

据说，命格带将军箭的小孩刚出生时，王爷宫和将军庙(如关帝爷、玄天上帝、哪咤太子等有兵器的武神)是他们的禁忌，为人父母带有将军箭的孩子到王爷宫和将军庙，其魂魄自然不会安宁，时常莫名其妙地哭闹，小孩会吐奶甚至脸色发青，夜晚无法静静入睡，这就是被将军箭

射伤的症状。

“男儿要防将军箭，女儿要防断桥关。”茅洞桥人曾经非常相信命理，刚出生的孩子，父母大多会请算命先生算其八字，取个好名字，并且会将小孩一生的关煞一一算出。其中最让父母亲担心的就是“将军箭”。其实，命带将军箭的孩子，也代表着他们有将军的命格。道教民俗的说法是，这样的小孩虽然多才多艺，同侪显出领导性格，却也有将军一般的倔脾气，并且幼年时容易多病、难以养育。不过，只要年过16周岁，症状就会减轻，这是因为身上所带之箭刃，随着年纪增长而逐渐被磨钝。

来自茅洞桥泉水江的段氏将军家族，是否就是被命带的“将军箭”所伤？

光是段必行一房，清末出过段华、段起、段棣垣、段明耀四个将军，其中段华、段起诰封一品和从一品官衔，上下几代因之有二三十人得以例封。民国时期，段家从排长到军长共有48人，号称“四十八根斜皮带”，其中段彝廷、段法叔侄是中将军衔，段复、段徽楷、段政、段镇楚兄弟子侄为少将。

苍茫浩瀚的宇宙中，英雄与庸人之区别安在？当然，“将军箭”的说法并不可信，死亡之宿命也是每个人都不可阻挡的，但潜藏于心中的道义和血性铸就了英雄。他们抗拒命运不公，高擎信念之火，奋勇拼搏，矢志进取，以鲜血为人类历史铸魂。